玉函山房輯佚書

陳子要言

吳 陳融 撰

食穀而歸用衣布而笑蠶是惑也（太平御覽卷八百三十七）

棄晨雞犬候鳳鸞亦猶棄當世之賢才須古人之勳效也（太平御覽卷九百一十八吳淑事類賦雞賦注引無犬字）

附攷

吳志陸瑁傳陸瑁字子璋丞相遜弟也少好學篤義陳國陳融陳留濮陽逸沛郡蔣纂廣陵袁迪等皆單貧有志就瑁遊處

七錄法家陳子要言十四卷吳豫章太守陳融撰

惠子一卷周惠施撰　戰國策魏惠王襄王哀王皆紀其事言莊子至樂篇云惠子相梁則施魏人作相在惠襄之世至哀王時猶存也漢志名家惠子一篇注名施與莊子並時其書隋唐志皆不著日佚已久茲從羣書所引輯錄十四節篇中策議惟在勢位間度其得失而辯其利害辯言饋鼓強口禦人呂覽淫辭篇記其為魏惠王為法翟翦以鄭衛之音譏之莊子亦云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然以譬喻譬以尺棰辯用殊令人解頤也歷城馬國翰

竹吾甫

惠子

周　惠施　撰

歷物　莊子引惠施歷物之意歷物是其篇名

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氾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惠施以此為大觀於

湘娛館補校

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卵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爲羊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熱山出口輪不蹍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龜長於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爲圓鑿不圍枘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驪牛三白狗黑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莊子雜篇天下

惠子曰天地其壯乎同上

雜篇

惠子曰羿執鞅持扞操弓關機越人爭爲持的弱子扞弓慈母入室閉戶故曰可必則越人不疑羿不可必則慈母逃弱子 韓非子說林

田駟欺鄒君鄒君將使人殺之田駟恐告惠子惠子見鄒君曰今有人見君則睞其一目奚如君曰我必殺之惠子曰瞽兩目睞君奚爲不殺君曰不能勿睞惠子曰田駟東慢齊侯南欺荊王駟之於欺人瞽也君奚怨焉鄒君乃不殺

往者東走逐者亦東走其東走則同其所以東走之

爲則異故曰同事之人之可不審察也同上引韓子 案語與此同

置猨於柙中則與豚同故勢不便非所以逞能也韓非

說林

魏惠王謂惠子曰上世之有國必賢者也今寡人實不若先生願得傳國惠子辭王又固請曰寡人莫有之國於此者也而傳之賢者民之貪爭之心止矣欲先生之以此聽寡人也惠子曰若王之言則施不可而聽矣王固萬乘之主也以國與人猶尚可今施布衣也可以有萬乘之國而辭之此其止貪之心愈甚

也

匡章謂惠子於魏王之前曰蝗螟農夫得而殺之奚故爲其害稼也今公行多者數百乘步者數百人少者數十乘步者數十人此無耕而食者其害稼亦甚矣惠王曰惠子施也難以辭與公相應雖然請言其志惠子曰今之城者或者操大築乎城上或負畚而赴乎城下或操表掇以善睎望若施者其操表掇者也使工女化而爲絲不能治絲使大匠化而爲木不能治木使聖人化而爲農夫不能治農夫施而治農

夫者也公何事比施於螣螟乎

白圭新與惠子相見也惠子說之以强白圭無以應惠子出白圭告人曰人有新取婦者婦至宜安矜煙視媚行豎子操蕉火而鉅新婦曰蕉火大鉅入於門門中有斂陷新婦曰塞之將傷人之足此非不便之家氏也然而有大甚者今惠子之遇我尚新其說我有大甚者惠子聞之曰不然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愷者大也悌者長也君子之德長且大者則為民父母父母之教子也豈待久哉何事比我於新婦乎

詩覺曰愷悌新婦哉上並同

白圭謂魏王曰市丘之鼎以烹雞多洎之則淡而不可食少洎之則焦而不熟然而視之蝺焉美無所可用惠子之言有似於此惠子聞之曰不然使三軍饑而居鼎旁適爲之甑則莫宜之此鼎矣呂氏春秋應言篇

魏惠王死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於牛目羣臣多諫於太子者曰雪甚如此而行葬民必甚疾之官費又恐不給請弛期更日太子曰爲人子者以民勞與官費用之故而不行先王之葬不義也子勿復言羣臣

皆莫敢諫而以告犀首犀首曰吾未有以言之是其唯惠公乎請告惠公惠公曰諾駕而見太子曰葬有日矣太子曰然惠公曰昔王季歷葬於渦水之尾欒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文王曰譆先君必欲一見羣臣百姓也天故使欒水見之於是出而為之張朝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葬此文王之義也今葬有日矣而雪甚及牛目難以行太子為及日之故得無嫌於欲亟葬乎願太子易日先王必欲少留而撫社稷安黔首也故使雨雪甚因弛期而更日此文王之義也

若此而不爲意者殽法文王也太子曰甚善敬弛期擇葬日 呂氏春秋開春論 戰國策魏策

匡章謂惠子曰公之學去尊今又王齊王何其到也惠子曰今有人於此欲必擊其愛子之頭石可以代之匡章曰公取之代乎其不與施取代之子頭所重也石所輕也擊其輕以免其所重豈不可哉匡章曰齊王之所以用兵而不休攻擊人而不止者其故何也惠子曰大者可以王其次可以霸也今可以王齊王而壽黔首之命免民之死是以石代愛子頭也何

爲不爲民寒則欲火暑則欲冰燥則欲溼溼則欲燥寒暑燥溼相反其於利民一也利民豈一道哉當其時而已矣呂氏春秋愛類篇

張儀欲以魏合於秦韓而攻齊楚惠施欲以魏合於齊楚以案兵人多爲張子於王所惠子謂王曰小事也謂可者謂不可者正半況大事乎以魏合於秦韓而攻齊楚大事也而王之羣臣皆以爲可不知是其可也如是其明耶而羣臣之智術也如是其同耶是其可也未如是其明也而羣臣之智術也又非皆同

也是其有半塞也所謂劫王者失其半者也戰國策魏策

田需貴於魏王惠子曰子必善左右今夫楊橫樹之則生倒樹之則生折而樹之又生然使一人樹楊一人拔之則無生楊矣故以十人之衆樹易生之物然而不勝一人者何也樹之難而去之易也今子雖自樹於王而欲去子者衆則子必危矣並同上

夫吹管也猶有嗃也吹劍首者吷而已矣堯舜人之所樂也道堯舜於人之前譬猶一吷也莊子則陽篇

客謂梁王曰惠子之言事也善譬王使無譬則不能

言矣王曰諾明日見謂惠子曰願先生言事則直言耳無譬也惠子曰今有人於此而不知彈者曰彈之狀何若應曰彈之狀如彈則諭乎王曰未諭也於是更應曰彈之狀如弓而以竹爲弦則知乎王曰可知矣惠子曰夫說者固以其所知諭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今王曰無譬則不可矣王曰善 劉向說苑善說篇

梁相死惠子欲之梁渡河而遽墜水中船人救之船人曰子欲何之而遽也曰梁無相吾欲往相之船人曰子居船楫之間而困無我則子死矣子何能相梁

乎惠子曰予居艘楫之間則吾不如子至於安國家全社稷予之比我蒙蒙如未視之狗耳說苑雜言篇

士緯一卷吳姚信撰信有周易注已著錄經部隋志名家人物志三卷下注云梁有士緯新書十卷姚信撰又有姚氏新書二卷與士緯相似並以爲亡唐志復著錄十卷今佚從意林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諸書輯錄如以吳季札讓國爲開篡殺之路非所謂從忠教也謂揚雄智似蘧瑗而高不及謂周勃之動不如霍光說皆發確書中推尊孟子亦識仁義爲中正之塗而其論淸高之士則以老莊爲上君平子貢爲下斯非其倫此所以不能醇乎儒術也歷城馬

國翰竹吾甫

士緯

吳　姚信　撰

聖人高不可極深不可測窮神知化獨見先識仁者脊陽信若影響此所稟於天也所稟於四時也所稟於元氣也歐陽詢藝文類聚卷二十四百一並引至天也太平御覽卷徐堅初學記卷十七引作聖人獨見先識仁者六聖人所稟於四時也所稟於元氣也脊陽信若影響又引循其文義當接此所稟於天也句下虞世南北堂書鈔卷一引獨見句

孔文舉金性太多木性不足背陰向陽雄倬孤立馬總意林卷四

絲俱生於蠶銅等出於石作繪則賤作錦則貴鑄鈴則小鑄鐘則大同上 太平御覽卷八百十三引云銅出於石爲鈴則小鑄鐘則大又卷八百十四引云絲俱生於蠶爲繒則賤爲錦則貴

經漸車之水歷繞輪之沙跑跡宮下不可論意林卷四

凡水溫則成湯寒則成冰冰湯異氣而水性循同蠶能投絲匪湯不綿人性推移蓋此比也

琴瑟張而鄭衛作五色成而綺縠生並同上

孟軻騁世事御覽引作士于仁義之域行者步中正之途意林卷四 太平御覽卷四百十五

若使南海無採珠之民崑山無破玉之工則明珠不御于椒庭美玉不佩于桂宮 恕林 卷四

神州何以獨生聖人聖人曾不產於絕域乎推此論之則神州者處乾坤之正鍾日月之精地形爽塏原流清暢其生民也長短應數儀狀端正音聲得節性理調良 太平御覽 卷四百一

論清高之士上可如老子莊周下可如君平子貢耳若於陵仲子及嚴遵夏甫子治未可盡以爲師矣平議之士若季札趙武逮于林宗皆可盡爲則也其波

治伯宗及末世史雲子將之屬皆美而未善也聖人考功黜陟猶以三載而子將月旦之處史雲雖臧廢人其觀進者或飾虛其怠沮者皆離叛識誠可謂妙矣然非洙泗之風三子之教化太平御覽卷四百四十七

延陵季子際會之間衛尉蔡君限之於弱余不以爲然季子通妙達道之機假其討光恐增禍亂受光之讓非其本志若季子之爲君也欲行王道其與周爭治霸術以力與列國爭強則不肯破強楚而并其封疆也國人族光而心歸季子季子不立社稷將傾恐

光變迷內灼而恐圖外生非常之變將加于高人是以季子相時慮事順以安民而諷其弱未聞厥旨蔡子答曰諸兄以賢讓國與之殊能揚文武之道敎崇仁義之美化以移風易俗耳何必當與禹爭乎而苟守一節退耕於野使遐國無討賊之意反云國家有主社稷有祀乃吾君也蓋開篡殺之路非所謂從忠敎也

揚子雲有深才潛知屈伸沉浮從容元默近于柳下惠明隱之風智似遽瑗而高不及也班固稱之有大

度不孜孜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二者之美蓋亦良
矣然揚子之書清貞甚遠無廟堂之議對王公大人
之辭故令其骨鯁不見節操不顯也夫孟子之書將
門人所記非自作也故其志行多見非唯教辭而已
或拒萬鍾之祿或辭兼金之賂或以周漢禮殊二子
時異不可責之於周或曰帝納與言而子雲無正論
卒有投閣之與孟軻昂昂其首然子雲保家養智之
士孟軻鳳時尚世之英也
周勃之勳不如霍光此前史所載較然可見而人以

勃功大於光意竊不安何者勃本帝大臣居太尉之位擁兵百萬既有陳平王陵之力又有朱虛諸王之援酈寄遊說以譎諸呂因衆之心易以濟事若霍光者以倉卒之際受寄託之任輔弼幼主天下晏然遭燕王上官之亂誅除凶逆以靖王室廢昌邑立宣帝任漢家之重隆中興之祚參贊伊周足爲賢相推驗事情優劣明矣

汝南陳仲舉體氣高烈有王臣之節潁川李元禮忠平正直有社稷之能海內論二士有議而未決陳留

蔡伯喈云仲舉彊於犯上元禮長於接下犯上爲難接下爲易仲舉爲先元禮後矣天下於是爲定愚思竊以伯喈未必可從也夫臯陶戒舜犯上之徵也舜治百揆接下之效也故陳平謂王陵言面折廷爭我不如公至安劉氏公不如我而犯上爲優是王陵當高於良平朱雲殊乎吳鄧矣陸恭仲答曰陳李二君德齊於行才等於身無長短之差時人或其先後並同上

蓋藏於寬平則恐後世都邑居之葬於廣野則恐民

人耕稼及之厚櫟大梠人所為用下一缺材木人莘多發掘以繕其居于墳墓無不毀者其唯瓦棺遊葬斂以時服依于高立徹于深穽庶乎可以不辱耳太平御覽卷五百五十六

馬援憑几而見梁竇于弟文衆坐榻而受徐文高太平御覽卷七百十

史佚書一卷周太史尹佚撰按書洛誥逸祝册孔安國蔡沈傳竝云逸史佚也陳師凱曰古字通作逸春秋左氏傳僖十五年杜預注史佚周武王時太史名佚襄十四年正義晉語文王訪于辛尹賈逵以爲辛甲尹佚漢書藝文志墨六家尹佚二篇注云周臣在成康時也其書隋唐皆不著錄散亡已久惟左傳國語引其言又淮南子引成王問政一節說苑亦引之又逸周書史記載佚策祝皆其佚文並據輯錄大戴禮記保傅篇云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也常立於後

是史佚也與周公爲道太公爲充召公爲弼同列而總謂之四聖則史佚固聖人之流亞也其對成王問政云使之以時而敬順之忠而愛之布令信而不食言又云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讎也與論語道千乘之國章孟子君之視臣章意旨復合而春秋內外傳所引諸語亦皆格言大訓不知班志何以入其書於墨家之首意或以墨家者流出於清廟之守佚爲周太史故探源而定之與今仍依班志觀者勿以墨翟兼愛之流弊並疑此書也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史佚書

周 尹佚 撰

武王降自車乃俾史佚繇書于天號武王乃廢于紂矢惡臣人百人伐右厥甲子小鼎大師伐厥四十夫家君鼎師司徒司馬初厥于郊號武王乃夾于南門用俘皆施佩衣衣先或入武王在祀太師商王紂懸首白旂妻二首赤旂乃以先馘入燎于周廟若翌日辛亥祀于位用籥于天位越五日乙卯武王乃以庶祀馘于國周廟翼予沖子斷牛六斷羊二庶國乃竟

嫏嬛館補校

告于周廟曰古朕聞文考修商人典以斯紂身告于天于稷用小牲羊犬豕于百神水土于誓社曰惟予沖子綏文考至于沖子用牛于天于稷五百有四用小牲羊豕于百神水土社二千七百有一逸周書世俘解孔晁注使史佚用書乘隱俘于天也隱補

武王克商乃出復軍其明日除道修社及商紂宮及期百夫荷罕旗以先驅武王弟叔振鐸奉陳常車周公旦把大鉞畢公把小鉞以夾武王散宜生太顛閎夭皆執劒以衛武王既入立于社南大卒之左右畢

從毛叔鄭奉明水衛康叔封布茲召公奭贊采師尚父牽牲尹佚筴祝曰殷之末孫季紂殄廢先王明德侮蔑神祇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章顯聞于天皇上帝於是武王再拜稽首曰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武王又再拜稽首乃出史記周本紀引史佚筴祝文逸周書克殷解引尹逸筴曰殷末孫受德迷先成湯之明侮神祇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彰顯聞于昊天上帝周公再拜稽首乃出文句小異要是史佚之書據補

成王問政於尹佚曰吾何德之行而民親其上對曰使之以時而敬順之忠而愛之布令信而不食言淮南

歸[illegible]依補校

子引無忠而以下十一字據說苑補王曰其度安至對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曰懼哉王人乎說苑無王人乎三字對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內善之則吾畜也不善則吾讎也說苑無畜兩吾字

說苑無昔字夏殷之臣反讎桀紂而臣湯武宿沙之民皆自攻其君說苑宿作夙君作主民下無皆字而歸神農氏此世之所明知說苑作君之所知也淮南子道應訓劉向說苑政理篇

無始亂無怙亂無重怒春秋左氏僖十五年傳宣十二年傳引無怙亂句又

兄弟致美救乏賀善弔災祭敬喪哀情雖不同毋絕其愛親之道也春秋左氏文十五年傳

非我族類其心必異 春秋左氏成四年

因重而撫之 春秋左氏襄十四年傳

非羈何忌 春秋左氏昭元年傳

動莫若敬居莫若儉德莫若讓事莫若咨 國語周語下

賈誼新書體容篇

田俅子一卷周田俅撰漢志墨六家田俅子三篇注先韓子案韓非子引田鳩說二節家宛斯先生釋史云田鳩即田俅子班氏亦以鳩俅爲一人故言先韓子也呂氏春秋亦引墨者田鳩事高誘注田鳩齊人學墨子術此又一確證矣隋志云梁有田俅子一卷亡唐志不著錄佚已久從藝文類聚白六帖文選注太平御覽所引輯得八節合韓非子所引田鳩說並附呂覽所載事蹟爲卷邈古代祥瑞與隋巢同旨而以楚人鬻珠秦伯嫁女喻墨氏言之不辯則辯之甚

亥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田俅子

周　田俅　撰

黃帝時有草生於帝庭階有佞人入朝則草指之名曰屈軼是以佞人不敢進也 文選王元長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李善注

少皞生於稚華之渚渚一日化爲山澤鬱鬱葱葱焉 太平御覽卷八百七十三

少昊氏都于曲阜鞬鞮毛人獻其羽裘 太平御覽卷六百九十四

少昊之時赤燕一雙 御覽作白鷰一銜 而飛集少昊氏之户遺其丹書 歐陽詢藝文類聚卷九十九 太平御覽卷九百二十二

七十二卷三十二

堯爲天子蓂莢生于庭爲帝成歷文選張平子東京賦注又張景陽七命注又王元長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注又陸佐公新刻漏銘注

堯時有獬廌緝其毛爲帝帳白居易六帖卷九十八

渠搜之人服夏禹德獻其珍裘毛出五彩光曜五色太平御覽卷六百九十四

商湯爲天子都于亳有神手牽白狼口銜金鉤而入湯庭藝文類聚卷九十九

楚王謂田鳩曰墨子可謂學也其身體則可其言多而不辯何也曰昔秦伯嫁其女於晉令爲之

飾裝從衣文之媵七十人至晉晉人愛其妾而賤公女此可謂善嫁妾而未可謂善嫁女也楚人有賣其珠於鄭者為木蘭之櫃薰桂椒之櫝綴以珠玉飾以玫瑰輯以羽翠鄭人買其櫝而還其珠此可謂善賣櫝矣未可謂善鬻珠也今世之談也皆道辯說文辭之言人主覽其文而忘其用墨子之說傳先王之道論聖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辯其辭則恐人懷其文忘其道直以文害用也此與楚人鬻珠秦伯嫁女同類故其言多不辯韓非子口口篇引田鳩繹史卷一百三亦載入田俅子云田鳩蓋即田俅

玉撩

補

徐渠問田鳩曰臣聞智士不襲下而遇君聖人不見功而接上今陽城義渠明將也而措於毛伯公孫亶回聖相也而關於州部何哉田鳩曰此無他故異物主有度上有術之故也且足下獨不聞楚將宋觚而失其政魏相馮離而亡其國二君者驅於聲詞眩乎辯說不試於毛伯不關乎州部故有失政亡國之患由是觀之夫無毛伯之試州部之關豈明主之備哉

韓非子

口口篇

附錄

田鳩（淮南子鳩下有者字）欲見秦惠王留秦三年而弗得見（淮南作約車申轅於秦周年不得見）客有言之楚王者（淮南之下有於字）往見楚王楚王悅之（淮南悅上有甚字）與將軍之節以如秦至因見惠王（淮南作予之節使於秦至因見予之將軍之節惠王見而說之）告人曰之秦之道乃之楚乎（淮南作出舍喟然而歎告從者曰吾留秦三年不得見不識道之可以、楚也）固（淮南作故上有物字）有近之而遠遠之而近者（呂氏春秋首時篇淮南子道應訓引小異附注於下）

田鳩齊人學墨子術（呂氏春秋高誘注）

隋巢子一卷周隨巢子撰史記太史公自序墨者張守節正義引韋昭云墨翟之術也尙儉後有徐巢子傳其術也徐隨音近而訛漢志墨六家有隨巢子六篇注墨翟弟子隋唐志皆以一卷著錄今佚馬總意林載其二節又從諸書所引輯十三節以類編次多言災祥禍福其論鬼神之能亦郎中肅備物而不可遺之義而謂鬼神賢於聖人過爲奇語醇駁分焉已

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隋巢子

周　隋巢子　撰

執無鬼者曰越蘭問隨巢子曰鬼神之智何如曰聖也越蘭曰治亂由人何謂鬼神邪隨巢子曰聖人生於天下未有所貪鬼神爲四時八節以紀育人乘雲雨潤澤以繁長之皆鬼神所能也豈不謂賢於聖人

馬總意林卷一

有疎而無絕有從而無遺大聖之行兼愛萬民疎而不絕賢者則欣之不肖者則憐之賢而不欣是賤德

也不肖不憐是恐人也同上　太平御覽卷四百一引大聖之行五句作賢則欣之不肖則矜之上則字據補

明君之德察情爲上察事次之晉書石崇傳

史皇產而能書虞世南北堂書鈔卷七　羅泌路史前紀卷六羅苹注

禹產於崑石娶塗山治洪水通轘轅山化爲熊塗山氏見之慙而去至嵩高山下化爲石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而生啓繹史卷十二　歐陽詢藝文類聚卷六　太平御覽卷五十一並引云禹產於崑石啓生於石御覽下有注王韶之云啓生而母化爲石

昔三苗大亂龍生于廟犬哭于市太平御覽卷九百五

昔三苗大亂天命殛之夏后受於元宮藝文類聚無殛之及后字無受作禹御覽八百八十二無於元宮三字有大神人面鳥身降而福御覽八十二作降八百八十二作宮之司祿益食而民不飢司金益富而國家實御覽作寶司命益年而民不夭藝文類聚無益食而民不飢司金八字御覽八十二無司祿益食二句四方歸之禹乃克三苗而神民不違御覽無也關土以王藝文類聚卷十引至神民不違太平御覽卷八十二又卷八百八十二引手四方歸之

夏后之興方澤出馬

夏桀德衰伏淵沸太平御覽卷七十

紂之時夷羊在牧史記周本紀裴駰集解飛拾滿野天鬼不顧

亦不賓滅周本紀司馬貞索隱

姬氏之興河出綠圖北堂書鈔卷一百五十八殷滅周人受之同上卷九十六此句下亦有河出綠圖句是一節文

天賜武王黃鳥之旗以伐殷北堂書鈔卷一百二十太平御覽卷三百四十

幽厲之時天旱地坼太平御覽卷八百七十九

幽厲之時奚祿山壞天賜玉玦於羿遂以殘其身以此爲福而禍太平御覽卷八百五

名人以環絕人以玦北堂書鈔卷一百二十六太平御覽卷六百九十二

胡非子一卷周胡非子撰其名字爵里皆無攷鄭樵通志氏族略云胡非氏嬀姓陳胡公後有公子非其後子孫有胡非氏戰國有胡非子著書漢志墨六家胡非子三篇注墨翟弟子隋唐志皆著錄一卷今佚馬總意林亦載一卷之目而止載其說五勇一篇文句多脫略校太平御覽所引補足又搜輯三節合爲卷五勇與莊子相出入說弓矢亦本韓非子矛盾之喻戰國人文字相襲往往而然也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周 胡非子 撰

胡非子脩𩏩以教有屈將子好勇聞𩏩者非鬬帶劍危冠往見胡非子劫而問之曰將聞先生非鬬而將好勇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太平御覽卷四百九十六下接云胡非子爲言五勇屈將子俛服下約文言之而此段意林引無之御覽卷四百三十七引無首句作屈將子好勇見胡非劫而問曰聞先生非鬬士而好勇下二句同不及此引之詳此引非鬬下無士字據彼引補而下無將字依繹史所引補）胡非子曰吾聞勇有五等夫（意林無此七字）負長劍赴榛薄析（御覽作折）兕豹搏熊羆此（御覽無此字下並同）獵徒之勇

也負長劍赴深泉斬御覽作折蛟龍搏黿鼉此漁人之勇也登高陟危御覽作登高危之士鵠御覽作鶴立四望顏色不變此陶御覽作匠之勇也剄必刺視必殺御覽作若迕視必殺此五刑之勇也昔齊桓公以魯為南境魯公憂之三日不食御覽作昔齊桓公代魯無傳公二句曹劌聞之觸齊軍見桓公曰臣聞君辱臣死君退師則可不退則臣請擊頸以血濺君矣意林作曹沫請擊頸以血濺桓公無間之二十桓西字御覽引有之而無請擊頸三字互參校補意林無桓字公懼不知所措御覽無此句管仲乃勸御覽作曰許與之盟而退意林無而退二字夫曹劌匹夫徒步之士布衣柔

屨之人也唯無怒一怒而劫萬乘之師存千乘之國此謂君子之勇勇之貴者也太平御覽另節引此段其述上引云夫曹劌足夫一怒而劫齊侯之師此君子之勇意林引作夫曹沫匹夫之士布衣柔屨之人一怒卻萬乘之師千乘之國此君子之勇也晏嬰足夫一怒而沮崔子之亂亦君子之勇也五勇不同公子將何處屑將悅將譽乃解長劍釋危冠而請爲弟子焉太平御覽卷四百三十七馬總意林卷一引無晏嬰以下負長劍赴榛薄折兕豹赴深淵斷蛟龍五句文選王子淵聖主得賢臣頌李善注引

譬爲吏者樹德虞世南北堂書鈔卷七十七

目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見其眥歐陽詢藝文類聚卷十七

一人曰吾弓良無所用矢一人曰吾矢善無所用弓羿聞之曰非弓何以往矢非矢何以中的令合弓矢而教之射太平御覽卷三百四十七

纏子一卷周纏子撰纏子不詳何人漢隋唐志皆不著此書之目書亦佚馬總意林始載纏子一卷引其書二節中言與儒者董無心論難按漢志儒家董子一篇名無心難墨子王充論衡亦載董無心難纏子天賜秦穆以年之說文選注引纏子亦載董無心言蓋本董子之書墨家取爲纏子如孔穿與公孫龍論臧三耳孔叢子公孫龍兩書並載之類故搜採佚說既據漢志訂董子復據意林訂纏子其董語不見引爲纏子者附錄于後不入正篇云歷城馬國翰竹吾

甫

纏子

周 纏子 撰

纏子脩墨氏之業以教于世儒有董無心者其言脩而謬其行篤而庸言謬則難通行庸則無主欲事纏子纏子曰文言華世不中利民傾危繳繞之辭者並不爲墨子所修勸善兼愛則墨子重之 馬總意林卷一

纏子曰墨家佑鬼神秦穆有明德上帝賜之九十年 王充論衡福虛篇 案意林引纏子下節董子曰子信鬼神云則此節確爲纏子佚文董無別輯入董子書內此書明其事之本末故附錄篇後

董子曰子信鬼神何異以瞳解結終無益也纏子不能應意林卷一

董無心曰無心鄙人也罕得事君子不識世情文選陶潛雜詩李善注又陸士衡文賦注又陶淵明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詩注引並無無心鄙人也句

桀爲天下酒濁而殺厨人紂王天下熊蹯不熟而殺庖人太平御覽卷九百八

董無心曰離婁之目察秋毫之末於百步之外可謂明矣文選班孟堅答賓戲注

附錄

儒家之徒董無心墨家之役纏子相見講道纏子稱墨家佑鬼神是引秦穆有明德上帝賜之九十年董子難以堯舜不賜年桀紂不夭死堯舜桀紂猶爲尙遠且近難以秦穆公晉文公夫謚者行之迹也迹生時行以爲死謚穆者誤亂之行文者德惠之表有誤亂之行天賜之年有德惠之操天奪其命乎案穆公之霸不過晉文晉文之謚美於穆公天不加晉文以命獨賜穆公以年是天報亂誤與穆公同也王充論衡福虛

篇

蘇子

周　蘇秦　撰

蘇秦始將連橫說秦惠王曰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東有殽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戰車萬乘奮擊百萬沃野千里蓄積饒多地勢形便此所謂天府天下之雄國也以大王之賢士民之衆車騎之用兵法之教以并諸侯吞天下稱帝而治願大王少留意臣請奏其効秦王曰寡人聞之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

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誅罰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順者不可以煩大臣今先生儼然不遠千里而庭教之願以異日蘇秦曰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昔者神農伐補遂黃帝伐涿鹿而禽蚩尤堯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齊桓任戰而霸天下由此觀之惡有不戰者乎古者使車轂擊馳言語相結天下為一約從連橫兵革不藏文士並飭諸侯亂惑萬端俱起不可勝理科條既備民多偽態書策稠濁百姓不足上下相愁民任

所聊明言章理兵甲愈起辯言偉服戰攻不息繁稱文辭天下不治舌弊耳聾不見成功行義約信天下不親於是乃廢文任武厚養死士綴甲厲兵効勝於戰場夫徒處而致利安坐而廣地雖古五帝三王五霸明主賢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勢不能故以戰續之寬則兩軍相攻迫則杖戟相撞然後可建大功是故兵勝於外義強於內威立於上民服於下今欲并天下凌萬乘詘敵國制海內子元元臣諸侯非兵不可今之嗣主忽於至道皆惛於教亂於治迷於言惑於

語沉於辯溺於辭以此論之王固不能行也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弊黃金百斤盡資用乏絕去秦而歸羸縢履蹻負書擔橐形容枯槁面目犁黑狀有愧色歸至家妻不下絍嫂不為炊父母不與言蘇秦喟然歎曰妻不以我為夫嫂不以我為叔父母不以我為子是皆秦之罪也乃夜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為揣摩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乎期年揣摩成曰此真可以

說當世之君矣於是乃摩燕烏集闕見說趙王於華屋之下抵掌而談趙王大說封爲武安君受相印革車百乘錦繡千純白璧百雙黃金萬溢以隨其後約從散橫以抑强秦故蘇秦相於趙而關不通當此之時天下之大萬民之衆王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欲決於蘇秦之策不費斗糧未煩一兵未戰一士未絕一絃未折一矢諸侯相親賢於兄弟夫賢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從故曰式於政不式於勇式於廊廟之內不式於四境之外當秦之隆黃金萬溢爲用

轉轂連騎炫熿於道山東之國從風而服使趙大重且夫蘇秦特窮巷掘門桑戶棬樞之士耳伏軾撙銜橫歷天下廷說諸侯之王杜左右之口天下莫之伉將說楚王路過洛陽父母聞之清宮除道張樂設飲郊迎三十里妻側目而視側耳而聽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謝蘇秦曰嫂何前倨而後卑也嫂曰以季子位尊而多金蘇秦曰嗟乎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人生世上勢位富厚蓋可以忽乎哉

策秦策　史記蘇秦列傳云出游數歲大困而歸兄弟嫂妹妻妾竊皆笑之又云於是得周書陰符

伏而讀之期年以出揣摩曰此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求說周顯王顯王左右素習知蘇秦皆少之弗信乃西至秦秦孝公卒說惠王云云與策所序前後不同說惠王語何亦小異無再說秦王及書十上等約以方詠商鞅疾辯士弗用二語行過雒陽一段在說趙後文亦略

蘇秦將為從北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呼沱易水地方二千史記千下有餘字里帶甲數十萬車七作六史記百乘騎六千匹粟支二史記作數年南有碣石鴈門之饒北有棗粟之利民雖不田作棗粟之實足食於民矣史記作民雖不佃作而足於棗栗矣此所謂天府史記府下有者字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

殺將之憂無過燕矣（史記無之憂二字矣作者）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史記被下有甲字）兵者以趙之爲蔽於（史記無於字）其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敝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難（史記作寇）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踵道（史記無踵道二字）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衆（史記作軍）軍於東垣矣度呼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

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為一則（史記則下有燕字）國必無患矣燕王曰寡人國小西迫強秦南近齊趙齊趙強國今主君幸敎詔之合從以安燕敬以國從（史記作文侯曰子言則可然吾國小西迫強趙南近齊齊趙強國也子必欲合從以安燕寡人請以國從）於是齎（史記作資）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戰國策燕策　史記蘇秦列傳）

蘇秦從燕之趙始合從說趙王曰（史記無蘇秦至合從九字作因說趙肅侯曰）天下之（史記無之字）卿相人臣乃至（史記無乃至字至作及）布衣

之士莫不高賢大王(史記莫不作皆大王作君)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妬大王不得任事(史記作妬君而不任事)是以外賓客游談之士(史記無外字無作賓客游士)無敢盡忠(史記作莫敢自盡)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大王(史記作君下大王並同)乃今然後得與士民相親(史記作乃今復與士民相親也)臣故敢進其愚忠(史記作慮)為大王計(史記作竊為君計者)莫若安民無事請無庸有為也(史記作且無有事於民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史記交下有而字)不得則民終身不得(史記無得字)安請言外患齊秦為兩敵而民不

得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當苦出辭斷絕人之交史記交下有也字願大王慎勿出於口也史記無也字請屏左右曰言史記作請別黑白所以異陰陽而已矣大王誠能聽臣燕必致氈史記作旃裘狗馬之地齊必致海隅魚鹽之地史記作齊必致魚鹽之海楚必致橘柚雲夢之地史記作楚必致橘柚之園韓魏皆可使致封地湯沐之邑史記作韓魏中山皆可使致湯沐之奉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史記貴戚上有而字夫割地效實史記作包利五霸史記作伯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之封侯貴戚湯武之

所以放殺史記作弒而爭也今大王垂拱史記作今君高拱而兩有之是史記作此臣之所以爲大王願也今大王史記大上無今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効宜陽宜陽効則上郡絶河外割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熟計也夫秦下軹道則南陽動史記作危劫韓包周則趙自銷鑠史記作採據衛取淇史記據滑取淇卷則齊必入朝秦秦欲已得行於山東則必舉甲史記作兵而向史記作嚮趙秦甲涉史記作渡河踰漳據番吾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以

爲大王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如趙強（史記作莫強於趙）趙地方三（史記作二）千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史記作數）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且秦之所畏害於天下者（史記無且字）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甲而（史記無而二字）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則不然（史記無此三字）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傳之國都而止矣（史記傳下無之字末無矣字）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隔（史記作規下有

（則字）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以爲大王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卒不過三千人（史記卒作士千下無人字）車不過三百乘而（史記而作立上有卒不過三萬句）爲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國（史記無國字）之强弱內度其士卒之衆寡賢與不肖（史記無衆寡二字及與字）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節（史記無節字）固已見（史記作形）於胸中矣豈掩（史記作揜）於衆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史記有之字）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史記料下有度字）

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并力爲一西面（史記作爲并力西鄉）而攻秦秦破必（史記作必破）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破（史記破上有見字）於人也臣人之與臣（史記臣上有見字）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言之（史記作論無之字）哉夫横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與秦成（史記横作衡與作予無成及下與字）與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笙琴瑟（史記無笙琴二字）之音察五味之和（史記無此句）前有軒轅（史記軒上有樓闕二字）後有長庭美人巧笑（史記庭作姣無巧笑二字）卒有（史記作國被）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横（史記横作衡上有夫字）人日夜務以秦權恐愒

諸侯以求割地願大王之孰計之也史記願上有故字王下無之字臣聞明主絶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王廣地強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爲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六國從親以儐畔秦史記作以從親以畔秦令天下之將相相與史記無相與二字會於洹水之上通質刑白馬以盟之史記作刑白馬而盟下有要字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絶食道史記作其糧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絶其後齊出銳師以史記作而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絶其後韓

守成皋魏塞午（史記作共）道趙涉河漳（史記無漳字）博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渤海韓魏出（史記出上有皆字）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渤海（史記作清河）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先背（史記作不如）約者五國（史記作以五國之兵）共伐之六國從親以儐秦秦（史記作則秦甲）必不敢出兵於函谷關（史記出下無兵字谷下無關字）以害山東矣如是（史記作此）則霸業（史記作霸王之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莅國之日淺（史記作立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史記有也字）今上客有意存

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封蘇秦爲武安君飭史記作飾無封蘇秦七字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以約諸侯戰國策趙策史記蘇秦列傳

蘇秦爲趙合從說韓王曰韓北有鞏洛成皋之固西有宜陽常史記作商阪之塞東有宛穰洧水南有陘山地方千里史記作九百餘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强弓勁弩皆自史記作從韓出谿子少府時力距來史記作來有者字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達胸近者掩心史記作遠者括蔽洞胸近者鏑弇心韓卒之劍戟皆出於冥山

棠谿墨陽合伯(史記作合膊)鄧師宛馮龍淵大阿皆陸斷馬牛水擊鵠鴈當敵卽斬堅甲盾鞮鍪(史記無甲盾鞮鍪三字)鐵幕革抉㕦芮無不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蹠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欲西面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史記無稱東以下十二字)交臂而服焉夫(史記無焉及夫字)羞社稷而爲天下笑無過(史記作大下有於字)此者矣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史記無之及也字)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皋今茲效之明年又益(史記作復)求割地與之卽(史記無之字卽作則)無地以給之

不與則棄前功而後更受其禍（史記作而受後禍）且夫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夫（史記無爾夫字）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而買（史記買作結無而字）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語（史記作諺）曰寧為雞口無為牛後（史記司馬貞索隱引戰國策云寧為雞尸不為牛從下引延篤注是古本口作尸後作從也）今大王（史記無大王二字）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以（史記無以字）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強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為大王羞之韓王忿（史記韓王上有於是二字忿作勃）然作色攘臂（史記臂下有瞋目二字）按劍仰天太息曰寡人雖死（史記

（作自）不必不能事秦今主君以趙王之教詔之（史記作詔以趙王敎）之敬奉社稷以從（戰國策韓策史記蘇秦列傳）

燕子爲趙合從說魏王曰大王之地東（史記作南）有鴻溝陳汝南有（史記無有字）許鄢昆陽邵陵舞陽新郪（史記鄢作郾召作邵新郪上有新都二字）東有淮潁沂黃煑棗無踈（史記無沂黃二字踈作胥）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燕酸棗地方千里名（史記名上有地字）雖小然而廬田廡舍（史記作田舍廬廡）曾無所芻牧牛馬之地（史記無牛馬四字）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休已無以異於（史記已作絕下有輷輷殷殷若有六字無無以異於四字）三軍

之眾臣竊料之（史記料作量無之字）大王之國不下於（史記無字）楚然橫人訹（史記作怵）王外（史記無外字）交強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國（史記作秦）患不被（史記作頤）其禍夫挾強秦之勢以內劫其主罪無過此者且（史記無且字）魏天下之強國也大（史記無大字）王天下之賢主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臣竊為大王愧（史記作恥）之臣聞越王勾踐以散卒三千（史記作敝敝卒三千人）禽夫差於干遂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斬紂於牧之野（史記作制紂於牧野）豈其士卒眾哉誠能振（史記作奮）其威也今

竊聞大王之卒武力二十餘萬（史記無餘萬）蒼頭二十萬奮擊二十萬廝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此其過越王勾踐武王遠矣今乃劫（史記作聽）於羣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效質（史記作以効實）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羣臣之言事秦者皆姦臣（史記作人）非忠臣也夫爲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史記以下有求字）外交偷取一旦（史記作時）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彊秦之勢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之熟察之也（史記作願大王孰察之）周書曰綿綿不絕蔓蔓若何毫毛（史記作氂）不

救（史記作伐）將成（史記作用）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奈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史記力下有一意二字）則必無强秦之患故敝邑趙王使使臣獻愚計（史記無下使字敝作劾）奉明約在大王（史記王下有之詔二字）詔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戰國策魏策史記蘇秦列傳）

蘇秦爲趙合從說齊宣王曰齊南有太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渤（史記作勃下同）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齊車（史記作三軍）之

見五家之兵疾如錐矢史記作進如鋒矢戰如雷霆解如風雨卽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渤海也臨淄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下史記下上有不字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筑彈琴史記作彈琴擊筑鬬雞走犬史記作狗六博蹹踘者臨淄之途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敦而富史記作家殷人足志高而史記作氣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强天下不史記作莫能當今乃西面事秦竊為大王羞之史記

寕上有而字滿上有臣字且夫韓魏所以畏秦者史記所上有之字畏上有重字以與秦接界也史記作爲與秦接境壤界也兵出而相當不至史記作出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以亡史記作則國已危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爲之臣也今秦史記秦下有之字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至史記作過衞陽晉之道徑史記徑下有乎字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馬史記作騎不得並行史記作北行百人守險千人不能史記作敢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恫疑虛喝高躍史記

作驕矜而不敢進則秦史記秦下有之字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料秦之不奈我何也史記料上有深字作無奈齊何而欲西面事秦史記作而事之是羣臣之計過史記過下有也字今臣無事秦之名而有強國之實臣固願大王之少留計史記作臣是故願大王少留意計之齊王曰寡人不敏遠守海窮道東境之國也未嘗得聞餘教汪晁本有遠守已下十六字與史記同唯遠上無僻字今主君史記作足下以趙王之詔告史記作趙王詔詔之敬奉社稷以史記作敬以國從戰國策齊策史記蘇秦列傳

蘇秦為趙合從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強國也大史記

無字大王天下之賢王也楚地史記無楚地二字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汾陘之塞史記作北有陘塞郇陽地方五千史記千下有餘字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强大史記作與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南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秦之所害於天下史記無於天下三字莫如楚楚强則秦弱楚弱則秦强此史記作秦强則楚弱無此字其勢不兩立故為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親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

黔中若此史記無若此二字則鄢郢動矣臣聞之史記無之字治

之其未亂史記亂下有也字為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後憂之

則無及矣故願大王之早計之史記作願大王早孰計之大王誠

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

明制史記作詔委社稷宗廟史記宗上有奉字練士厲兵在大王

之所用之大王誠能聽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之

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矣趙代良馬橐駝史記作橐駝良馬必

實於外廐故從合則楚王橫成則秦帝今釋霸王之

業而有事人之名竊史記竊上有臣字為大王不取也夫秦

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讎也橫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讎者也夫為人臣而(史記無而字)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強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強秦之威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橫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有億兆之數(史記無此句)兩者大王何居焉故敝邑趙王使臣效愚計奉明約在大王命(史記作詔)之

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有舉巴蜀并漢中

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與深謀恐反人以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未見勝焉（史記作不見勝也）內與羣臣謀不足恃也寡人臥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史記搖下有然字）如懸旌而無所終薄今君（史記君上有主字）欲一天下安（史記作收）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戰國策楚策　史記蘇秦列傳）

蘇子自燕之齊見於章華南門齊王曰嘻子之來也秦使魏冉致帝子以爲何如對曰王之問臣也卒而

患之所從往者微今不聽是恨秦也聽之是恨天下也不如聽之以爲秦勿庸稱也以爲天下秦稱之天下聽之王亦稱之先後之事帝名爲無傷也秦稱之而天下不聽王因勿稱於以收天下此大資也 戰國策齊策

蘇子謂齊王曰齊秦立爲兩帝王以天下爲尊秦乎且尊齊乎王曰尊秦釋帝則天下愛齊乎且愛秦乎王曰愛齊而憎秦兩帝立約伐趙孰與伐宋之利也對曰伐宋利對曰夫約然與秦爲帝而天下獨尊秦

而輕齊齊釋帝則天下愛齊而憎秦伐趙不如伐宋之利故臣願王明釋帝以就天下倍約儐秦勿使爭重而王以其閒舉宋夫有宋則衞之陽城危有淮北則楚之東國危有濟西則趙之河東危有陰平陸則梁門不啓故釋帝而貳之以伐宋之事則國重而名尊燕楚以刑服天下不敢不聽此湯武之舉也敬秦以爲名而後使天下憎之此所謂以卑易尊者也願王之熟慮之也

蘇子說齊閔王曰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約結

而尊主怨者孤夫後起者藉也而遠怨者時也是以聖人從事必藉於權而務興於時夫權藉者萬物之率也而時勢者百事之長也故無權藉倍時勢而能事成者寡矣今雖干將莫邪非得人力則不能割劌矣堅箭利金不得弦機之利則不能遠殺矣矢非不銛而劍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趙氏襲衛車舍人不休傳衛國城割平衛八門土而二門墮矣此亡國之形也衛君跣行告遡於魏魏王身被甲底劍挑趙索戰邯鄲之中騖河山之間

亂衛得是猶也亦收餘甲而北面殘剛平墮中牟之郭衛非强於趙也譬之衛矢而魏弦機也藉力魏而有河東之地趙氏懼楚人救趙而伐魏戰於州西出梁門軍舍林中馬飲於大河趙得是藉也亦襲魏之河北燒棘溝墜黃城故剛平之殘也中牟之墮也黃城之墜也棘溝之燒也此皆非趙魏之欲也然二國勸行之者何也衛明於時權之藉也今世之爲國者不然矣兵弱而好敵强國罷而好衆怨事敗而好鞠之兵弱而憎下人地狹而好敵大事敗而好長詐行

此六者而求霸則遠矣臣聞善為國者順民之意而料兵之能然後從於天下故約不為人主怨伐不為人挫強如此則兵不費權不輕地可廣欲可成也昔者齊之與韓魏伐秦楚也戰非甚疾也分地又非多韓魏也然而天下獨歸咎於齊者何也以其為韓魏主怨也且天下徧用兵矣齊燕戰而趙氏兼中山秦楚戰韓魏不休而宋越專用其兵此十國者皆以相敵為意而獨舉心於齊者何也約而好主怨伐而好挫強也且夫強大之禍常以王人為意也夫弱小之

敵常以謀人爲和也是以大國危小國滅也大國之計莫若後起而重伐不義夫後起之籍與多而兵勁則是以衆强敵罷寡也兵必立也事不悖天下之心則利必附矣大國行此則名號不攘而至霸王不爲而立矣小國之情莫如謹靜而以信諸侯謹靜則四鄰不反策信諸侯則天下不賓外不賓內不反則稽積朽腐而不用幣帛蠹而不服矣小國道此則不祠而禍矣不貸而見足矣故曰祖仁者王立義者霸用兵窮者亡何以知其然也昔吳王夫差以强大爲

天下先攻郢而棲越身從諸侯之君而卒身死國亡為天下戮者何也此夫差平居而謀王強大而喜先天下之禍也昔者萊莒好謀陳蔡好詐莒恃越而滅蔡恃晉而亡此皆內長詐外信諸侯之殃也由此觀之則強弱大小之禍可見於前事矣語曰騏驥之衰也駑馬先之孟賁之倦也女子勝之夫駑馬女子筋力骨勁非賢於騏驥孟賁也何則後起之藉也今天下之相與也不並滅有能案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微用兵而寄於義則亡天下可蹻足而須也明於

諸侯之故察於地形之理者不約親不相質而固不趨而疾衆事而不反攻割而不相惜俱戰而加以親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燕齊戰於桓之曲燕不勝十萬之衆盡胡人擊燕積煩數縣取其牛馬夫胡之與齊非素親也而用兵又非約質而謀燕也然而甚於相趨者何也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由此觀之約於同形則利長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故明主察相誠欲以霸王爲志則戰攻非所先戰者國之殘也而都縣之費也殘費已先而能

從諸侯一舉矣彼戰者之爲殘也士鬭戰則輸私財

而富軍市輸飲食而待死士令折轅而炊之殺牛而

觴士則是路窮之道也中人禱祝君鬻醮通都小縣

置社有市之邑莫不正事而奉王則此處中之計也

夫戰之明日庶死扶傷雖若有功也軍出費中哭泣

則傷主心攻死者破家而葬夷傷者空財而共藥完

者內酬而華樂故其費與死傷者鈞故民之所費也

十年之田而不償也軍之所出矛戟折鐵鈍絕傷終

破車罷馬亡矢之大半甲兵之具盡之所私出也士

大夫之所匿廝養士之所竊十年之田而不償也天下有此再費者而能從諸侯者寡矣攻城之費百姓理襜蔽舉衝櫓家雜總身窟穴中罷於刀金而士困於土功將不釋甲期數而能拔城者為亟耳上倦於教士斷於兵故三下城而能勝敵者寡矣故曰彼戰攻者非所先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伯瑤攻范中行氏殺其君滅其國又西圍晉陽吞并二國而憂一主此用兵之盛也然而智伯卒身死國亡為天下笑者何謂也兵先戰攻而滅二子之患也昔者中山悉起

而迎燕趙南戰於長子敗趙氏北戰於中山克燕軍殺其將夫中山千乘之國也而攻萬乘之國二再戰比勝此用兵之上節也然而國遂亡君臣於齊者何也不嗇於戰攻之患也由此觀之則戰攻之敗可見於前事矣今世之所謂善用兵者終戰比勝而守不可拔天下稱為善一國得而保之則非國之利也臣聞戰大勝者其士多死而兵益弱守而不可拔者其百姓罷而城郭露夫士死於外民殘於內而城郭露於境則非王之樂也今夫鵠的非咎罪於人也便弓

引弓而射之中者則善不中則非少長貴賤則同心於賞之者何也惡其示人以難也今窮戰北勝而守必不拔則是非徒示人以難也又且害人者也然則天下仇之必矣夫離士露國而多與天下為仇則明君不居也素用強兵而弱之則察相不事彼明君察相者則五兵不動而諸侯從辭讓而重賂至矣故明君之攻戰也甲兵不出於軍而敵國勝衡櫓不施而邊城降士民不知而王業至矣彼明君之從事也用財少曠日遠而利長者故曰兵後起則諸侯可趨役

也臣之所聞攻戰之道非師者雖有百萬之軍北之堂上雖有闔閭吳起之將禽之戶內千丈之城拔之尊俎之閒百尺之衝折之衽席之上故鐘鼓竽瑟之音不絕地可廣而欲可成和樂倡優侏儒之笑不乏諸侯可同日而致也故名配天地不爲尊利制海內不爲厚故夫善爲王業者在勞天下而自逸亂天下而自安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也何以知其然也佚治在我勞亂在天下則王之道也銳兵來則拒之患至則趨之使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矣何

以知其然也昔者魏王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恃
其強而拔邯鄲西圍定陽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
西謀秦秦王恐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令於境内盡
堞中爲戰具竟爲守備爲死士置將以待魏氏衛鞅
謀於秦王曰夫魏氏其功大而令行於天下有十二
諸侯而朝天子其與必衆故以一秦而敵大魏恐不
如王何不使臣見魏王則臣請必北魏矣秦王許諾
衛鞅見魏王曰大王之功大矣令行於天下矣今大
王之所從十二諸侯非宋衛也則鄒魯陳蔡此固大

王之所以鞭箠使也不足以王天下大王不若北取燕東伐齊則趙必從矣西取秦南伐楚則韓必從矣大王有伐齊楚心而從天下之志則王業見矣大王不如先行王服然後圖齊楚魏王說於衛鞅之言也故身廣公宮制丹衣柱建九斿從七星之旟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處之於是齊楚怒諸侯奔齊齊人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跣行按兵於國而東次於齊然後天下乃舍之當是時秦王垂拱而受西河之外而不以德魏王故衛鞅之始與秦王

計也謀約不下席言於尊俎之閒謀成於堂上而魏將已禽於齊矣衝於未施而西河之外已入於秦矣此臣之所謂北之堂上禽將戶內拔城於尊俎之閒折衝席上者也並同上

蘇秦之楚三日乃得見乎王談卒辭而行王曰寡人聞先生若聞古人今先生乃不遠千里而臨寡人曾不肯留願聞其說對曰楚國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謁者難得見如鬼王難得見於天帝今令臣食玉炊桂因鬼見帝王曰先生就舍寡人聞命矣戰國策楚策

蘇子

蘇子謂楚王曰仁人之於民也愛之以心事之以善言孝子之於親也愛之以心事之以財忠臣之於君也必進賢人以輔之今大王之大臣父兄好傷賢以爲資厚賦斂諸臣百姓使王見疾於民非忠臣也大臣播王之過於百姓多賂諸侯以王之地是故退王之所愛亦非忠臣也是以國危臣願無聽羣臣之相惡也愼大臣父兄用民之所善節身之嗜慾以與百姓人臣莫難於無妒而進賢爲主死易垂沙之事死者以千數爲主辱易自令尹以下事王者以千數至

於無妬而進賢未見一人也故明主之察其臣也必知其無妬而進賢也賢臣之事其主也亦必無妬而進賢夫進賢之難者賢者用且使已廢貴且使已賤故人難之

女阿謂蘇子曰秦栖楚王危太子者公也今楚王歸太子南公必危公不如令人謂太子曰蘇子知太子之怨已也必且務不利太子太子不如善蘇子蘇子必且為太子入矣蘇子乃令人謂太子太子復請於蘇子長沙之難楚太子橫為質於齊楚王死薛公歸

太子橫因與韓魏之兵隨而攻東國太子懼昭蓋曰不若令屈署以東國爲和於齊以動秦秦恐齊之敗東國而令行於天下也必將救我太子曰善遽令析署以東國爲和於齊閒之懼令洋戎告楚曰毋與齊東國吾與子出兵矣有獻不死之藥於荊王者謁者操以入中射之士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怒使人殺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問謁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而罪在謁者也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臣是死藥也王殺無罪

之臣而明人之欺王王乃不殺前同上

蘇秦爲趙王使於秦反三日不得見謂趙王曰秦乃者過柱山有兩木焉一蓋呼侶一蓋哭問其故對曰吾已大矣年已長矣吾苦夫匠人且以繩墨案規矩刻鏤我一蓋曰此非吾所苦也是故吾事也吾所苦夫鐵銛然自入而出夫人者今臣使於秦而三月不見無有爲臣爲鐵銛者乎戰國策趙策

蘇子說李兌曰雒陽乘軒車蘇秦家貧親老無罷車駑馬桑輪蓬箧羸縢負書擔橐觸塵埃蒙霜露越河

漳足重繭日百而舍造外闕願見於前口道天下之事李兌曰先生以鬼之言見我則可若以人事兌盡知之矣蘇子對曰臣固以鬼之言見君非以人之言也李兌見之蘇子曰今日臣之來也暮後郭門藉席無所得寄宿人田中旁有大叢夜半土梗與木梗鬭曰汝不如我我者乃土也使我逢疾風淋雨壞沮乃復歸土今汝非木之根則木之枝耳汝逢疾風淋雨漂入漳河東流至海汜濫無所止臣竊以為土梗勝也今君殺主父而族之君之立於天下危於累卵君

聽臣計則生不聽臣計則死李兌曰先生就舍明日
復來見兌也蘇子出李兌舍人謂李兌曰臣竊觀君
與蘇公談也其辯過君其博過君君能聽蘇公之計
乎李兌曰不能舍人曰君即不能願君堅塞兩耳無
聽其談也明日復見終日談而去舍人出送蘇君蘇
子謂舍人曰昨日我談粗而君動今日精而君不動
何也舍人曰先生之計大而規高吾君不能用也乃
我請君堅塞兩耳無聽談者雖然先生明日復來吾
請資先生厚用明日來抵掌而談李兌送蘇子明月

之珠和氏之璧黑貂之裘黃金百鎰蘇子得以爲用西入於秦並同上

蘇秦見齊王再拜俯而慶仰而弔齊王曰是何慶弔相隨之速也蘇秦曰臣聞饑人所以饑而不食烏喙者爲其愈充腹而與餓死同患也今燕雖弱小即秦王之少壻也大王利其十城而長與強秦爲仇今使弱燕爲鴈行而彊秦敝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是食烏喙之類也齊王愀然變色曰然則奈何蘇秦曰臣聞古之善制事者轉禍爲福因敗爲功大王誠能聽

臣請即歸燕之十城燕無故而得十城必喜秦王知以己之故而歸燕之十城亦必喜此所謂棄仇讎而得石交者也夫燕秦俱事齊則大王號令天下莫敢不聽是王以虛辭附秦以十城取天下此霸王之業也王曰善於是乃歸燕之十城史記蘇秦列傳

人有惡蘇秦於燕王者曰武安君天下不信人也王以萬乘下之尊之於廷示天下與小人羣也武安君從齊來而燕王不館也謂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見足下身無咫尺之功而足下迎臣於郊顯臣于廷

今臣為足下使利得十城功存危燕足下不聽臣者人必有言臣不信傷臣於王者且臣之不信是足下之福也使臣信如尾生廉如伯夷孝如曾參三者天下之高行也而以事足下可乎燕王曰可曰有此臣亦不事足下矣且夫孝如曾參義不離親一夕宿于外足下安得使之之齊廉如伯夷不取素餐汙武王之義而不臣辭孤竹之君餓而死於首陽之山廉如此者何肯步行數千里而事弱燕之危主乎信如尾生期而不來抱梁柱而死信至如此何肯揚燕秦之

成於齊而取大功乎哉且夫信行者所以自爲也非所以爲人也皆自覆之術非進取之道也且夫三王代興五霸迭盛皆不自覆也君以自覆爲可乎則齊不益於營丘足下不踰楚境不窺於邊城之外且臣有老母於周離老母而事足下去自覆之術而謀進取之道臣之趣固不與足下合者足下皆自覆之君也僕者進取之臣也所謂以忠信得罪於君者也燕王曰夫忠信又何罪之有也對曰足下不知也臣鄰家有遠爲吏者其妻私人其夫且歸其私之者憂之其

妻曰公勿憂也吾已爲藥酒以待之矣後二日夫至妻使妾奉卮酒進之妾知其爲藥酒也進之則殺主父言之則逐主母乃陽僵棄酒主父大怒而笞之妾之棄酒上以活主父下以存主母也忠至如此然不免於笞此以忠信得罪者也臣之事適不幸而有類妾之棄酒也且臣之事足下亢義益國今乃得罪臣恐天下後事足下者莫敢自必也且臣之說齊曾不欺之也使說齊者莫如臣之言也雖堯舜之智不敢取也戰國策燕策

䦧子一卷撰人名字里爵皆無攷後漢書孝獻帝紀章懷太子注風俗通曰䦧姓也承䦧蔡童子之後也縱橫家有䦧子著書文選注太平御覽或引作闕子說也漢志從橫十二家有䦧子一篇在龎煖之後國筮子秦零陵令信之前嘗爲六國時人隋志云梁有補䦧子十卷湘東鴻烈十卷並元帝撰亡唐志載梁元帝補䦧子十卷蓋梁時䦧子書已不傳故元帝補之隋時未見其書至唐初兔得而著於目今併佚矣茲從藝文類聚御覽諸書輯錄六節其宋景公使弓

工爲弓及宋之愚人得燕石二事酈道元水經注引之似是原書而諸所引徵率多缺畧兹並互校訂正使首尾完具此外四節未知出於原書抑爲梁帝所補然詞義頗古决非唐以後人所能擬也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周 闕氏 撰

宋景公使弓工爲弓九年乃成來見公曰爲之亦遲矣文選注引作何其遲也工人對曰臣不得復見君矣公曰何也曰臣之精盡於此弓矣獻弓而歸三日而死公張弓登虎圈之臺東面而射矢踰西霜之山集彭城之東其餘力逸文選注引作猶勁猶飲羽於石梁夫盡精於一弓而身爲天死況治天下奈何其獨也酈道元水經注卷十四歐陽詢藝文類聚卷之十 文選左太沖吳都賦注又鮑明遠擬古詩注又枚叔七發注太平御覽

卷三百四十七並引此節文有詳畧茲合取訂正

宋之愚人得燕石於梧臺之東歸而藏之以爲大寶周客聞而觀焉主人齋七日端冕元服以發寶革匱十重緹巾十襲客見之俛而掩口盧胡而笑曰此特燕石也其與瓦甓不殊主人大怒曰商賈之言醫匠之心藏之愈固守之彌謹藝文類聚卷六文選應休璉百一詩注太平御覽卷五十一並引從文多者補正御覽誤作闕子按水經注卷二十六淄水云東西百餘步南北各減即古梧宮臺臺即闕子所謂宋愚人得燕石處

西施自襯於井不恃其美猶佐湯沐[illegible]舜自窺於世

不恃其美猶須才德況中庸而拒諫嫫母自鏡於井以爲媚於西施桀紂自鏡於世以爲賢於堯舜（太平御覽卷三百八十一誤題闕子）

任公子冬羅鯉於山岡衆人皆以爲惑既而鶡鶚擊黃雀觸公子羅者千萬數（太平御覽卷八百三十二）

昔人有好釣者以桂爲餌黃金之鉤錯以銀碧垂翡翠之綸其持竿處位即是然其得魚不幾矣故曰釣之務不在芳餌事之急不在辯言（太平御覽卷八百三十四引闕子徐堅初學記引或有以桂爲餌垂翡翠之綸亦作闕子後漢書班彪傳章懷太子注引首四句御覽卷

九百五十七引首三句並作鬪子誤

義渠之人烹竈慌不熟朦𦢊脛與中國之民雖飢餓三日不啓口至死弗食也吳章莊告受而和之病人食之爲之輕體爲乘飲之爲之解怒故竈至脛朦不可加然而病者爲之輕體萬乘爲之解怒何也吳章莊告之調存也太平御覽卷八百四十九

玉函山房輯佚書目　卷七十三

子編縱橫家類

蒯子一卷漢蒯通

鄒陽書一卷

主父偃書一卷

徐樂書一卷

嚴安書一卷

子編雜家類

由余書一卷

蒯子一卷漢蒯通撰漢書本傳云蒯通范陽人也本與武帝同諱顏師古注通本燕人後游於齊故高祖云齊辯士蒯通本名爲徹其後史家追書爲通傳又云通論戰國說士權變亦自序其說凡八十一首號曰雋永師古曰雋肥肉也永長也言其所論甘美而義深長也藝文志縱橫家有蒯子五篇注名通隋唐志不著錄其書久佚所謂論戰國說士之文不可復見本傳所載說徐公及說韓信曹相國當是自序本文茲據輯錄夫利口覆邦聖人所惡班氏贊謂蒯通

一說而喪三儁其得不亨者幸也黃東發謂逞口辯不在儀秦下會與主出故無所售其奸爾崇鹿門胡遁忌酈生以口舌成名遂欲破之以爲功也皆發伏誅心之論然其奇謀雄辯亦足與國策同傳傳承之號豈虛哉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蒯子

漢 蒯通 撰

說徐公

蒯子說范陽令徐公曰臣范陽百姓蒯通也竊閔公之將死故弔之雖然賀公得通而生也徐公再拜曰何以弔之蒯子曰足下爲令十餘年矣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斷人之足黥人之首甚衆慈父孝子所以不敢事刃於公之腹者畏秦法也今天下大亂秦政不施然則慈父孝子將爭接刃於公之腹以復其怨而

成其功名此通之所以弔者也曰何以賀得子而生也曰趙武信君不知通不肖使人候問其死生通且見武信君而說之曰必將戰勝而後略地攻得而後下城臣竊以為殆矣用臣之計毋戰而略地不攻而下城傳檄而千里定可乎彼將曰何謂也臣因對曰范陽令宜整頓其士卒以守戰者也怯而畏死貪而好富貴故欲以其城先下君先下君而君不利之則邊地之城皆將相告曰范陽令先降而身死必將嬰城固守皆為金城湯池不可攻也為君計者莫若以

黃屋朱輪迎范陽令使驅騖於燕趙之郊則邊城皆將相告曰范陽令先下而身富貴必相率而降猶如阪上走丸也此臣所謂傳檄而千里定者也徐公再拜具車馬遣遒通以此說武臣武臣以車百乘騎二百侯印迎徐公燕趙聞之降者三十餘城漢書蒯通傳

說韓信

漢王使酈食其說下齊信欲止蒯子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間使下齊寧有詔止將軍乎何以得無行且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舌下齊七十餘城

將軍將數萬之衆乃下趙五十城爲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於是信然之從其計

又

蒯子說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而不安相君之背貴而不可言信曰何謂也通因請問曰天下初作難也俊雄豪傑建號壹呼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襲飄至風起當此之時憂在亡秦而已今劉項分爭使人肝腦塗地流離中野不可勝數漢王將數十萬衆距鞏雒岨山河一日數戰

亡尺寸之功折北不救敗滎陽傷成皐還走宛葉之閒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楚人起彭城轉鬬逐北至滎陽乘利席勝威震天下然兵困於京索之閒迫西山而不能進三年於此矣銳氣挫於嶮塞糧食盡於內藏百姓罷極無所歸命以臣料之非天下賢聖其勢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之時兩主縣命足下足下爲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披心腹墮肝膽效愚忠恐足下不能用也方今爲足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參分天下鼎足而立其勢莫敢先動夫以足

下之賢聖有甲兵之衆據彊齊從燕趙出空虛之地
以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爲百姓請命天下孰敢不
聽足下讓按齊國之故有淮泗之地懷諸侯以德深拱
揖上則天下君王相率而朝齊矣蓋聞天與弗取反
受其咎時至弗行反受其殃願足下孰圖之信曰漢
遇我厚我豈可見利而背恩乎通曰始常山王成安
君故相與爲刎頸之交及爭張黶陳釋之事常山王
奉頭鼠竄以歸漢王借兵東下戰于鄗北成安君死
於泜水之南頭足異處此二人相與天下之至驩也

而卒相滅亡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行忠信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黶陳釋之事者故臣以爲足下必漢王之不危足下過矣大夫種存亡越伯句踐立功名而身死語曰野禽殫走犬烹敵國破謀臣亡故以交友言之則不過張王與成安君以忠臣言之則不過大夫種此二者宜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之勇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足下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下井陘誅成安君之罪以令於趙

脅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數十萬衆遂斬龍且西鄉以報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畧不世出者也今足下挾不賞之功戴震主之威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夫勢在人臣之位而有高天下之名切爲足下危之信曰生且休矣吾將念之

又

數日通復說曰聽者事之候也計者存亡之機也夫隨厮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儋石之祿者闕卿相之位計誠知之而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猛虎

之猶與不如蠭蠆之致螫孟賁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此言貴能行之也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値而易失時乎時不再來願足下無疑臣之計信猶與不忍背漢又自以功多漢不奪我齊遂謝通後信以罪廢爲淮陰侯被誅臨死歎曰悔不用蒯通之言死於女子之手高帝曰是齊辯士蒯通迺詔齊召蒯通蒯通至上欲亨之曰若教韓信反何也通曰狗各吠非其主當彼時臣獨知齊王韓信非知陛下也且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材者先得天下匈匈爭欲

為陛下所為頓力不能可殫誅邪上迺赦之

說曹相國

客謂蒯子曰先生之於曹相國拾遺舉過顯賢進能齊國莫若先生者先生知梁石君東郭先生世俗所不及何不進之於相國乎蒯子曰諾臣之里婦與里之諸母相善也里婦夜亡肉姑以為盜怒而逐之婦晨去過所善諸母語以事而謝之里母曰女安行我今令而家追女矣即束緼請火於亡肉家曰昨暮夜犬得肉爭鬬相殺請火治之亡肉家遽追呼其婦故

里母非談說之士也束緼乞火非還婦之道也然物有相感事有適可臣請乞火於曹相國適見相國曰婦人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幽居守寡不出門者足下即欲求婦何取曰取不嫁者曰然則求臣亦猶是也彼東郭先生梁石君齊之俊士也隱居不嫁未嘗卑節下意以求仕也願足下使人禮之曹相國曰敬受命皆以為上賓上並同

鄒陽書一卷漢鄒陽撰陽齊人與吳嚴忌枚乘等俱仕吳以文辯著名吳王濞有邪謀陽奏書諫吳王不納去之梁事孝王以羊勝公孫詭之讒下吏陽自獄中上書孝王立出之以爲上客具詳漢書本傳陽生漢文景之世六國餘習未能盡除故其言論雖正而時與戰國策文字相近漢書藝文志列之從橫家以此故也書本七篇史記僅載獄中一書漢書並載諫吳王及說王長君二篇據條次劇子之後一從班志之舊目焉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漢 鄒陽 撰

諫吳王書

臣聞秦倚曲臺之宮懸衡天下畫地而不犯兵加胡越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連從兵之據以叩函谷咸陽遂危何則列郡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今胡數涉北河之外上覆飛鳥下不見伏菟鬬城不休救兵不止死者相隨輦車相屬轉粟流輸千里不絕何則彊趙責於河間六齊望於惠后城陽顧於盧博三淮

南之心思墳墓大王不憂臣恐救兵之不專胡馬遂進窺於邯鄲越水長沙還舟青陽雖使梁并淮陽之兵下淮東越廣陵以遏越人之糧漢亦折西河而下北守漳水以輔大國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之所爲大王患也臣聞交龍襄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聖王底節修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今臣盡智畢議易精極慮則無國不可奸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然臣所以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也竊高下風之

行尤說大王之義故願大王之無忽察聽其志臣聞
鷙鳥累百不如一鶚夫全趙之時武力鼎士袨服叢
臺之下者一旦成市而不能止幽王之湛患淮南連
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西也然而計議
不得雖諸賁不能安其位亦明矣故願大王審畫而
已始孝文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自立
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虛東褒義父之後深割嬰兒王
之壤子王梁代益以淮陽卒仆濟北囚弟於雍者豈
非象新垣平等哉今天子新據先帝之遺業左規山

鄒縯伯補校

東右制關中變機易執大臣難知大王弗察臣恐周鼎復起於漢新垣過計於朝則我吳遺嗣不可期於世矣高皇帝燒棧道水章邯兵不留行收弊民之倦東馳函谷西楚大破水攻則章邯以亡其城陸擊則荆王以失其地此皆國家之不幾者也願大王孰察之漢書鄒陽傳

從獄中上梁孝王書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昔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生為秦

豈長平之事太白食昴昭王疑之夫精變天地而信
不諭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左右
不明卒從吏訊爲世所疑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
燕秦不寤也願大王孰察之昔玉人獻寶楚王誅之
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陽狂接輿避世恐遭
此患也願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
聽毋使臣爲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
夷臣始不信迺今知之願大王孰察少加憐焉語曰
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

逃秦之燕藉荊軻首以奉丹事王奢去齊之魏臨城
自剄以卻齊而存魏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
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慕義
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為燕尾生白圭戰亡
六城為魏取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人
惡之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駃騠白圭顯於中山
人惡之於魏文侯文侯賜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
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入宮
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司馬喜臏腳於宋卒

相中山范雎拉脅折齒於魏卒為應侯此二人者皆
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
於嫉妒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徐衍負石入
海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故
百里奚乞食於道路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
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素宦於朝借譽於左右
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堅如膠漆昆弟不
能離豈惑於眾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
季孫之說逐孔子宋任子冉之計囚墨翟夫以孔墨

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也秦用戎人由余而伯中國齊用越人子臧而彊威宣此二國豈係於俗牽於世繫奇偏之浮辭哉公聽並觀垂明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爲昆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則骨肉爲讎敵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伯不足侔而三王易爲也是以聖王覺寤捐子之之心而不說田常之賢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故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善亡厭也夫晉文親其讎彊伯諸侯齊桓

用其仇而一匡天下何則慈仁殷勤誠加於心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彊天下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伯中國遂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子仲辭三公爲人灌園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則桀之犬可使吠堯跖之客可使刺由何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荊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爲大王道哉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

人於道衆莫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
木根柢輪囷離奇而爲萬乘器者以左右先爲之容
也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隨珠和璧秖怨結而不見德
有人先游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夫天下布衣
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
龍逢比干之意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
於當世之君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眄之迹矣是使布
衣之士不得爲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
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而不牽乎卑亂之語不奪乎衆

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之言以信荆軻而七
首竊發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歸以王天下秦信左
右而亡周用烏集而王何則以其能越攣拘之語馳
域外之議獨觀乎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沈諂諛之辭
牽帷廧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此鮑焦所以
憤於世也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汙義底厲名號
者不以利傷行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
子回車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籠於威重之權脅於
位執之貴回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

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巖藪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

爲梁說王長君

陽留數日乘間而請於王長君曰臣非爲長君無使合於前故來侍也愚戇竊不自料願有謁也長君跪曰幸甚陽曰竊聞長君弟得幸後宮天下無有而長君行迹多不循道理者今爰盎事即窮竟梁王恐誅如此則太后怫鬱泣血無所發怒切齒側目於貴臣矣臣恐長君危於累卵竊爲足下憂之長君懼然曰

將爲之柰何陽曰長君誠能精爲上言之得毋竟梁事長君必自固於太后太后厚德長君入於骨髓而長君之弟幸於兩宮金城之固也又有存亡繼絕之功德布天下名施無窮願長君深自計之昔者舜之弟象日以殺舜爲事及舜立爲天子封之於有庳夫仁人之於兄弟無藏怒無宿怨厚親愛而已是以後世稱之魯公子慶父使僕人殺子般獄有所歸季友不探其情而誅焉慶父親殺閔公季友緩追免賊春秋以爲親親之道也魯哀姜薨于齊孔子曰齊桓公

法而不論以爲過也以是說天子徼幸梁事不奏長

君日誥上 並同

主父偃書一卷漢主父偃撰偃齊國臨菑人學長短縱橫術晩迺學易春秋百家之言元光元年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拜郎中遷謁者中郎中大夫後爲齊相坐罪族誅事蹟詳漢書本傳其人盖反覆傾危之士出處大畧與蘇秦相埒嘗自言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亨耳吾日暮故倒行逆施之負才任氣卒不得其死然則禍由自取也漢書藝文志從横家有主父偃二十八篇今存本傳者四篇上書所言九事八事爲律令不傳諫伐匈奴一節可謂藎言其説

上使諸侯分封子弟以弱其勢亦賈誼之議然誼不見用偃竊之而得行焉則乘乎時勢之旣驗也至其議徙豪民置朔方皆與時政有裨茲據錄之毋以人廢言其可乎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主父偃書

漢 主父偃 撰

諫伐匈奴

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愷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且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

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爲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輕兵深入糧食必絕運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爲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勝必棄之非民父母靡敝中國甘心匈奴非完計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而攻胡郤地千里以河爲境地固澤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

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衆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其執不可也又使天下飛芻輓粟起於黃腄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餉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死者相望蓋天下始叛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畧地於邊聞匈奴聚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諫曰不可夫匈奴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景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至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

之迺使劉敬往結和親然後天下亡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秦常積衆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適足以結怨深讎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匈奴行盜侵敺所以爲業天性固然上自虞夏殷周固不程督禽獸畜之不比爲人夫不上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以大恐百姓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將吏相疑而外市故尉佗章邯得成其私而秦政不行權分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

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願陛下孰計之而加察焉漢書主父偃傳

置朔方議

朔方地肥饒外阻河蒙恬築城以逐匈奴內省轉輸戍漕廣中國滅胡之本也

說上

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彊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則淫亂急則阻其彊而合從以逆京師今以法割削則逆節萌起前日鼂

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雖骨肉無尺地之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必稍自銷弱矣

又

茂陵初立天下豪桀兼幷之家亂衆民皆可徙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姦猾此所謂不誅而害除上並同

徐樂書一卷漢徐樂撰樂燕郡無終人武帝時與嚴安俱上書言事務皆爲郎中見漢書本傳及主父偃傳藝文志從横家有徐樂一篇今其傳中不敘他事僅載上書一篇志所稱者即此也黃東發曰土崩瓦解一書大要可觀惜其駁處多眞西山亦曰樂之告武帝也欲明安危之機銷未形之患則凡幾微之際皆所當謹也顧乃以瓦解之勢爲不必慮而欲其自恣于遊畋聲色之間豈忠臣之言哉大抵縱横之士逞其高談雄辯軌於理者絶少二公之論切中其病

然其言隱而危其詞微而婉亦足自成一家之說故
據本傳錄之以合漢志之家數云歷城馬國翰竹吾
甫

徐樂書

漢 徐樂 撰

上書

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鄉曲之譽非有孔曾墨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偏袒大呼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脩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為資也此

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乎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爲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爲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竟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此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勢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難而危海內陳涉是也況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雖未治也誠能

無土崩之勢雖有彊國勁兵不得還踵而身爲禽矣是也況羣臣百姓能爲亂乎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賢主之所留意而深察也閒者關東五穀數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民宜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脩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也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故雖有彊國勁兵陛下逐走獸射飛鳥宏游燕之囿淫從恣之觀極馳騁之樂自若金石

絲竹之聲不絕於耳帷幄之私俳優侏儒之笑不乏於前而天下無宿憂名何必夏子俗何必成康雖然臣竊以爲陛下天然之質寬仁之資而誠以天下爲務則禹湯之名不難侔而成康之俗未必不復興也此二體者立然後處尊安之實揚廣譽於當世親天下而服四夷餘恩遺德爲數世隆南面背依攝袂而揖王公此陛下之所服也臣聞圖王不成其敝足以安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威而不成奚征而不服哉漢書徐樂傳

嚴安書一卷漢嚴安撰安臨菑人以故丞相史上書爲郎中後爲騎馬令漢書藝文志縱橫家有莊安一篇莊安卽嚴安漢避明帝諱故易莊爲嚴如莊遵莊助並改嚴氏是也本傳亦僅標其里爵以所上書備載之與徐樂傳同上書之文卽縱橫家莊安一篇也安與主父偃雖同時以上書拜郎中而安過偃遠甚偃救其末安正其本其言薄賦斂箴帝之利心也緩刑罰藥帝之慘心也省徭役紓帝之侈心也至用兵乃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二語尤足闚要功生事

君之口更爲切要之論惟以秦人銷兵爲逄明天子
人人自以爲更生其言太過則終近捭闔氣息故漢
志與主父偃徐樂並列縱橫家茲亦編次二家之後
從其類也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嚴安書

漢 嚴安 撰

上書

臣聞鄒子曰政教文質者所以云救也當時則用過則舍之有易則易之故守一而不變者未睹治之至也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馬衣裘宮室皆競修飾調五聲使有節族雜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於前以觀欲天下彼民之情見美則願之是教民以侈也侈而無節則不可贍民離本而微末矣末不可徒

得故搢紳者不憚爲詐帶劍者夸殺人以矯奪而世不知媿故姦軌浸長夫佳麗珍怪固順於耳目故養失而泰樂失而淫禮失而采教失而偽偽采淫泰非所以範民之道也是以天下人民逐利無已犯法者衆臣願爲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貧富不相燿以和其心心既和平其性恬安恬安不營則盜賊銷盜賊銷則刑罰少刑罰少則陰陽和四時正風雨時草木暢茂五穀蕃孰六畜遂字民不夭厲和之至也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錯四十餘年

而不用及其衰亦三百餘年故五伯更起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伯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彊陵弱衆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並爲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彊國務攻弱國務守合從連衡馳車轂擊介冑生蟣蝨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幷吞戰國稱號皇帝一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爲鍾虡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爲更生鄉使秦緩刑罰薄賦斂省繇役

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佞巧變風易俗化於海內
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循其故俗為知巧權利
者進篤厚忠正者退法嚴令苛諂諛者衆日聞其美
意廣心逸欲威海外使蒙恬將兵以北攻彊胡辟地
進境戍於北河飛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屠睢將
樓船之士攻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地越人遁
逃曠日持久糧食乏絕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
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
宿兵於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

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畔陳勝吳廣舉陳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儋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本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無尺寸之勢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壞長地進至乎伯王時教使然也秦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疆不變之患也今狗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薉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

姊媛德補校

矣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
之警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敝國家非所以子民也
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
禍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
以持久也今天下鍛甲摩劍橋箭控弦轉輸運糧未
見休時此天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
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束壤制帶脅
諸侯非宗室之利也上觀齊晉所以亡公室卑削六
卿大盛也下覽秦之所以滅刑嚴文刻欲大無窮也

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逢萬世之變則不可勝諱也漢書嚴安傳